

畈田蒋是坐落在金华东北角的一个平凡的小小乡村，却因为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而闻名世界。

这位诗人就是艾青。58年前，我曾陪同他一起回乡，在畈田蒋度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

艾青原名蒋海澄，艾青的两位弟弟海济和海涛和我一同年考进金华中学初一。我和海济分在乙班是同班同学，海涛分在丙班，同级不同班。对他俩的这位大哥，此前虽未见过，但我酷爱文学，早就读过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对他十分敬佩。

1953年春天，诗人艾青解放后第一次“衣锦还乡”，我以金华地区文联秘书长、金华市文协主席的身份，迎接这位从畈田蒋走出来的诗坛骄子归来。由于我热爱诗歌又和海济是同班好友，与艾青一见面便分外亲切。那时正好我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艾青听说后便动员说：“走走，跟我一起到我老家休息几天。”就因为这个偶然的机缘，我有机会来到畈田蒋这个小村庄，与这位伟大的诗人一起生活了20多个日日夜夜。

我虽是金华人，却从未到过畈田蒋，但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早就在诗人笔下神游过这个“小小的乡村”：

它被一条山岗所伸出的手臂环护着。

山岗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树；

还有红叶子像鸭掌般撑开的枫树；

高大的结着帽子的果实的榉子树

和老槐树，主干被雷劈断的老槐树；

这些年老的树，在山岗上集成树林，

荫蔽着一个古老的乡村和它的居民。

……

还有“外面围着石砌的围墙或竹编的篱笆”的果树林，“村路边的那些石井”，村子里“用卵石或石板铺的曲曲折折窄小的道路，它们从乡村通到溪流、山岗和树林”，乡村中间有一个平坦的广场，“大人们在那里打麦、掼豆、扬谷、筛米……长长的横竹竿上飘着未干的衣服和裤子”，离这广场不远就是诗人的故居。

艾青告诉我，他出生的老房子因祝融氏的光顾已付之一炬。现在的三间两廊的两层楼房是在原址重建的新居，坐在这小小村落的中央。其实新居也不新了。

跨进门去，诗人的姑母迎了上来，还有附近的村民邻居都闻讯赶来了。

主人把艾青和我安顿在左侧楼下的厢房内，也许是特意的安排，因为艾青就诞生于这间西厢房，虽不是原屋，却是在原址原样重建的。室内除了一张三尺二宽的单人床外，就是靠窗朝天井的一张半方桌和一对木质靠背椅，别无他物。

艾青和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且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那个物质十分贫乏的时代，人们都习惯于因陋就简，两人就在那三尺二宽的单人床上铺头抵足合睡了20多个夜晚。随行的

## ■土地与生长

# 在畈田蒋的那些日日夜夜

□蒋 风

警卫员则安排睡在大门后与堂前后的过道里，用一方门板搭了一个铺。

当年，畈田蒋尚未通电，夜晚照明仅靠一盏煤油灯。一到夜晚，这点灯光无法供我们两人读书写字，更不用说那个年代的乡村里，也找不到书报可看。每当夜幕降临之前，用了晚餐，艾青和我便在村道上边聊边散步。

走了一圈回来，无事可做，也为了替主人节省一点照明的煤油，就干脆熄了灯。两人并头共枕躺下聊天，“摸黑聊天”成了一段值得纪念的日常功课，也是打发时光的好方法。

也许是回到老家容易触景生情，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出生、命运和叛逆的性格。艾青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父亲蒋景鑒是位知识分子，也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平凡人，“在最动荡的时代里，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像无数个地主一样：中庸、保守、吝啬、自满”，也有点迷信。当年艾青出生时母亲难产，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命，说他是“克父母”而来到人间的，使得这个本来富裕安乐的家蒙上一层可怕的阴影。于是艾青被送到一个贫苦的农妇家抚养，这位用乳汁喂养他长大的保姆名叫大叶荷。这就是后来他的成名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主人公。那年代贫苦的农妇连名字也没有的，大堰河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保姆是从大叶荷村以童养媳身份嫁到畈田蒋来的。那村庄本叫“大叶荷”，当地的乡音“大叶荷”与“大堰河”完全一样，他写诗时用谐音改动了一下。

艾青跟我谈到他的保姆大叶荷时，时时流露出一种感激的深情。由于他的亲生父母听信算命先生一派妄言，他从一个富裕的家庭被推进一个贫农的大叶荷却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他长大。他谈到他在大叶荷家过的童年虽很凄苦，却很温暖。声声感人肺腑，句句情意深长。听了艾青深情诉说大叶荷那些平凡的故事之后，我才真正懂得《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不朽诗篇，正是诗人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抒发自己的思念和感悟。

在1953年春天的那20多个日日夜夜，他虽跟我谈起他的父亲，却从未提到他的亲生母亲。他回乡的第一件事是去大叶荷坟上凭吊，寄托思念。但始终未去他父母坟上扫墓，尽管他父母的墓地也在村边的东南角，近在咫尺。

有一天，艾青又想起生养大叶荷的那个村庄，我俩边走边打听，走了六七里路到那个被艾青误称为大堰河的小村。村里人却谁也不认识

他奶奶，更无法指出奶奶的旧居，只得怅然若失地走了回来……

晚上，艾青又谈起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村里一个有头有面的知识分子，上过7年私塾，又在浙江七中读了中学。在清末民初，是村里第一个剪去辫子的“维新派”信徒，家里订了《申报》和《东方杂志》，堂前摆着自鸣钟，房里点着美孚灯，对子女管教十分严格。艾青中学毕业时，父亲本希望作为长子的他能考上法政大学，或去学金融经济，可管好这份令人羡慕的家产，但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教诲，选择了画笔。由于对儿子望子成龙的绝望，父亲曾伤心得一夜哭到天亮，仍然无法感动他这颗叛逆的心。1928年，18岁的他仍旧背上行囊进了杭州西湖艺专。在艺专仅仅读了一年，他就因出色的艺术资质受到林风眠校长的关注，校长劝他“你别在这里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了，还是去巴黎深造吧”。于是他“带着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骗取了父亲的同情和认可。正如他在《我的父亲》这首诗中写的那样，那天晚上，父亲从地板下面，取出了1000块大洋，两手抖索，脸色阴沉，一边数钱，一边叮咛：“你过几年就回来，千万不要忘记……”他满口应允，敷衍着父亲。

就这样，“像一只飘散着香气的独木船”，离开了他小小的村庄，跟随孙福熙、孙伏国、雷圭元和沈玉山、俞福祚、龚珏结伴出国，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到了他日思夜盼的那个闪烁着艺术之光的浪漫之都巴黎。

在巴黎，他一方面学画，一方面读了不少哲学和文学的书。父亲怕他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乐而忘返，很快就断了供给，他只好半工半读。在巴黎街头流浪的那三年岁月，“在大西洋边，像在自己家里一般走着，常常饿着肚子，用画笔涂抹着拿破仑的铸像、凯旋门、铁塔，还有女性、春药、酒，还有银行、证券交易所，有时整天沉醉在卢浮宫博物馆里，不想出来……”

我就像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一样沉迷在他那些真实的故事中，很少插嘴。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那您又为什么不进艺术院校完成学业就很快回国呢？”他激动地告诉我：1931年底的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带着画板写生，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佬走过来看了一眼他画的画后，气咻咻地说：“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你真想当亡国奴吗？”艾青说：“当时，这句话真好似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打蒙了。”他便赶忙写信给

父亲要了一笔回国的旅费，“空垂着两臂，走上了懊丧的归途”。

回到上海不久，艾青便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活动而被捕，关进捕房的监狱。透过惟一的小铁窗，“对于一切在我记忆里留着烙印的东西都在怀念着……”就在一个下雪天，他想起以乳汁养育过他的保姆，写下了传世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

他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际遇，都化作动听感人的故事。也许那时的乡村生活在太单调、太枯燥了，也许那段时间刚好他的家庭生活有些矛盾，他把郁积的情愫全化成故事向我倾诉。

每到晚饭后散步归来，便早早躺在床上，聊呀聊，到两人都进入梦乡为止。一觉醒来，又有谈不完的故事：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艾青获释出狱。他说他在上海、杭州作短暂逗留便回到金华。在畈田蒋住了个把月。由父母操办与义乌上溪八婺女中毕业的张竹如结婚。这年张才16岁。1937年夏受抗日召唤，他带着竹如去了上海，而后，随着抗日救亡的队伍辗转到了杭州、武汉、临汾、西安、衡山，到了桂林。1939年在湖南与张竹如分了手。在桂林，在这个风景秀丽甲天下的名城，他与韦芙蓉认识了。后来到昆明，因韦芙蓉的大胆追求而结合，在周总理的引导和安排下一起去了延安……

每一个夜晚，我都好似听《一千零一夜》一样听着诗人谈自己的往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畈田蒋之夜。

那年，诗人是为了深入生活回乡收集创作素材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傅村一带有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就是从农村裁缝成为游击队队长的杨明经，成了诗人采访的主要对象。

在畈田蒋那些白天，杨明经一有空就来到艾青的故居，就在我们“下榻”的那间厢房里窗下的半方桌旁，诗人坐在正中木靠背椅上，一边听一边记，杨明经坐在半方桌的横头的木椅上，绘声绘色地谈他敌后斗争的故事。这些故事成为艾青回北京创作的长诗《藏枪记》的素材。当年我也好像听故事一样坐在那张木板床上倾听。

有时，杨明经有事不能来，有时确实写得太累了，艾青就拉着我到村外田野里走走，寻觅他记忆里的那些童年留存下的乡村景象：

我想起乡村边上澄清的池沼——  
它的周围密密地环抱着浓绿的杨树  
水面浮着菱叶、水葫芦、睡莲的白花

有一次，走到村外一个水塘边，他为那里水面浮着的菱叶、水葫芦叶、睡莲的白花所吸引，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去，让我带去的那架古老的相机，拍下一个又一个画面。他和我散步时去得最多的是畈田蒋西边的两周村。这是个仅有数十户人口的小村，离畈田蒋不足百米。艾青最喜爱的是村口一对大樟树，两株古樟相距十多米。西边这株更古老，得十多个人才能合抱。树干中间已成空洞，可容六七个人。洞口立一石碑神位。东边一株稍小，但也够六七人合围。艾青说他童年常来此处爬树嬉戏。讲到这段经历，脸上漾开一脸童趣。有一天，他还带了一沓画纸来写生，画下一片苍劲的绿荫。有一次，他又带了他的侄子鹏旭，要我拍下合影。记得有一次在田野漫步时，走过路边几株粗大的罗汉松，他也十分感兴趣，要我从不同侧面拍了好几张照片，在那20多天里，一共拍了两卷柯达黑白胶片。

在艾青的童年记忆中，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那就是在畈田蒋西北侧的双尖山，这座海拔800多米的高山是金华山山脉的一支，距离畈田蒋约20里。当他完成《藏枪记》采访之后，特地约了两位童年时代要好的朋友，由大舅荷的儿子蒋正银当向导，去爬双尖山。

那是个阴天，并没有见到艾青回乡后第二年在北京写的长篇抒情诗《双尖山》所描写的那样的晴天景色，“白云敷上阳光，像一条金带”缭绕在山腰，双尖山“像一个古代的骑兵”，“在天边驰骋”。却恰好欣赏到明天“像一个被囚禁的武士”，“那巨大而忧郁的影子”。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向上爬，在阴郁的山林中感到分外幽静，听到悦耳的鸟鸣，领略到“鸟鸣山更幽”的诗情。

诗人返京后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听到婉转的鸟鸣声，使他想象的翅膀翩翩飞舞，他又想起家乡双尖山上多次听到的美妙歌声，诗情画意在他脑海里翻腾，于是挥笔写下又一篇传世的不朽诗篇《双尖山》，深情地唱出了“亲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其实不只是双尖山，他的摇篮应该是他日思梦想的畈田蒋，更应该是生养他的金华这片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53年春天在畈田蒋近距离相处的20多个日日夜夜，我感受到了诗人这份深情，写到这里，在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了他那些不朽的诗篇——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今年是艾青的百年诞辰，百年岁月，无尽沧桑，时间远去，诗魂永存。

## 石壁记

□张胜友

环山叠翠者，古称玉屏也；石壁麇集者，客家祖地也；何谓客家者，乃中原汉胄之民系也。嗟呼，“客而家焉”！

西晋以降，时移世易，永嘉之乱，安史兵燹，黄巢烽火，靖康之耻。岁月流逝兮中原板荡，战乱频仍兮生灵涂炭。黄泛汹汹，田畴荒芜。人惊慌而游走，风飒飒而南迁。越黄河兮山高路长，跨长江兮何处家园？

噫！古邑石壁，闽西洞天，宜居宜稼，乐土一方。武夷东华岭，岭开隘口；闽江赣江韩江，源出三江。史载“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平川百里，山奇水秀，筑堡卫众，户户绿映。葛藤庇佑，不闻枞金伐鼓之声；桃源胜景，生发养育南渡之人。汉民土著，手足胼胝，辟土垦殖，共创基业。孕育客家民系，成就客家摇篮。秦韵汉腔，遂成“雅言”“通语”；舟楫如缕，商行闽粤南洋；承载包涵，迎迓黎民庶土；耕读传家，播衍四海五洲。更喜盛世修文，宁化引类呼朋延薪火，兴家庙，建公祠，脉脉客家魂，敬祖穆宗地，弦歌鼓乐，百业图强。今日之石壁，处处汉唐遗风中华神韵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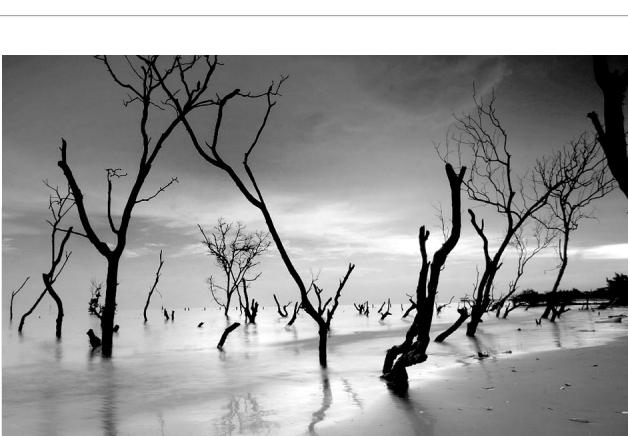
夫泱泱华夏，行走千年总称客，煌煌寰宇，客居异邦是为家。百姓姓氏，亿万客裔，绵绵瓜瓞，慎终追远，拜谒石壁，祭奠始祖，乃九归一也！

古人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余叹曰：“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

辛卯岁夏日

附记：客家为中华汉族分支族群，始于中原南迁，后播衍全球，人口已逾1.2亿之众，经千年演化而形成客家民系，福建宁化石壁乃孕育客家民系之中心地域，史称“客家祖地”。应宁化市人民政府之邀，作《石壁记》镌刻于碑上，以记其盛。



色 光(摄影)

##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45期

## ■生活质感

# 绿色世界的小精灵

□刘一丹

前年暑假，我随妈妈一起去韩国首尔大学看爸爸，他在首尔大学访问一年。平日里我学业缠身，妈妈也是被工作牵绊，这次好不容易有了共同的假日。于是，我用网上视频电话向远方的爸爸传达妈妈的“圣旨”：“领导”将在假期择日开展“突击检查”。网络视频里的爸爸憨憨地笑曰：“欢迎领导一行莅临韩国舍检查指导，本人已做好准备待命。”

去之前，我在网上搜到了首尔大学的网站，对这所大学有了一个总体印象：这座韩国一流的大学，是一个风景绝佳的所在。首尔大学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市近郊，躺在风景幽美的冠岳山的臂弯里。大学依着山脚自然延伸，错落有致，优雅从容。爸爸常从网上给我传来一些照片，再加上他职业导游似的煽情介绍，我早已被撩拨得心驰神往了。

从上海飞到首尔，空中时间只需两个小时，感觉一转眼就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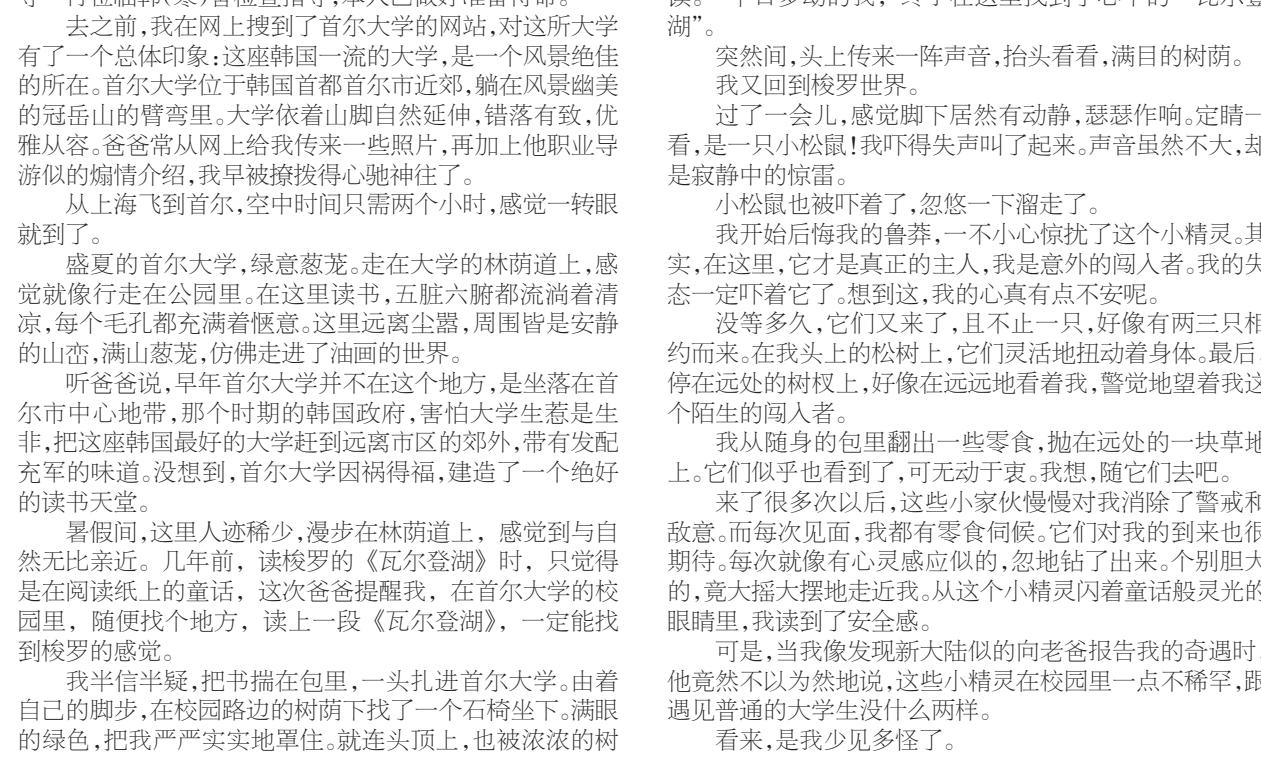
盛夏的首尔大学，绿意葱茏。走在大学的林荫道上，感觉就像行走在公园里。在这里读书，五脏六腑都流淌着清凉，每个毛孔都充满着惬意。这里远离尘嚣，周围皆是安静的山峦，满山葱茏，仿佛走进了油画的世界。

听爸爸说，早年首尔大学并不在这个地方，是坐落在首尔市中心地带，那个时候的韩国政府，害怕大学生惹是生非，把这座韩国最好的大学赶到远离市区的郊外，带有发配充军的味道。没想到，首尔大学因祸得福，建造了一个绝好的读书天堂。

暑假间，这里人迹稀少，漫步在林荫道上，感觉到与自然无比亲近。几年前，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时，只觉得是在阅读纸上的童话，这次爸爸提醒我，在首尔大学的校园里，随便找个地方，读上一段《瓦尔登湖》，一定能找到梭罗的感觉。

我半信半疑，把书揣在包里，一头扎进首尔大学。由着自己的脚步，在校园路边的树荫下找了一个石椅坐下。满眼的绿色，把我严严实实地罩住。就连头顶上，也被浓浓的树

看来，是我少见多怪了。



荫罩着。在这里，只有自然的呼吸，我成了真正的主人。偶尔路边有一两个行人走过，也是安静地来，安静地去，我迷失在这一片绿色世界里。

不知不觉，就融入到梭罗的世界了。译者徐迟在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安静的书，需要把自己完全静下了才能阅读。”平日多动的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心中的“瓦尔登湖”。

突然间，头上传来一阵声音，抬头看看，满目的树荫。

我又回到梭罗世界。